

◇尘世写真

红纸屑与此间的白云

[北京]程大利

除夕的鞭炮从白天响到后半夜，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红纸屑。

我与学生来巴马写生，选了离主街远些的一处坡地，支起小画桌，展开了册页。这里的山形水态实在好，比桂林阳朔还要好——阳朔的美太完整了，像一件精心打磨过的工艺品。这里有点荒寒，有点苍凉，残缺处保留着寂静。

街上的标语很醒目“谨防养老商业诈骗”。红底白字，正气凛然，这条标语淹没在满街的养生商品里，像一滴水落进海里。

磁化水器、能量床垫、长寿土特产、保健药品。一条最醒目的广告是“无水温泉、能量排毒——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——请上二楼”……每一家店铺都在贩卖同一种东西：长生不老。

卖的人信不信，不知道。买的人真信吗？也不知道，这大概就是生意。

街上走着的人，多是五十多岁、六十多岁，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职业养老大军，在这里租房子住，一年一万多元。人多了，就成了城市。他们拖着行李箱、背着双肩包、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哪个村水最好，哪个洞磁最强。那神情，像极了当年奔赴北上广创业的样子。

想起许多年前听山里一位老人谈过的话。他小时候，村里也有人活到八九十岁。那时没有

“养生”这个词。只有过日子——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。后来日子好些了，反而要专门学习怎么过日子。这些当时没太明白，现在猛然明白了。

养生最关键的，不止是空气和水吧？科学家说最重要的是乐观。更多的人认识到，是内心的那份寂静。于是，人们都去寻找寂静的地方。都去了，就不寂静了。于是，寂静成了一种商品，标价出售。你买到的，不过是寂静的假象，和一群同样在寻找寂静的人。

就在巴马街上，一间本地人开的空荡荡的店铺里，坐着个老太太，独自在剥豆子。她没抬头看我，也没说话，豆子落在竹篮里。那一刻，想起百岁老人照片里的眼神。那里面有一种东西，是养生广告里永远找不到的。

那是什么呢？

我想，是“在场”而不是“追求”，是“当下”而不是“虚幻”。剥豆老太太活着，不会因为想活多久，活着本身就是那么回事。就像眼前这棵树，长在那里，不是想长多高就长多高。恰恰相反——我们太想活了，反而活得不在场。我们讨论水，讨论磁，讨论肽，讨论干细胞，讨论一切可以延长生命的东西。唯独不讨论生命本身，不讨论灵魂。

初二大清早，晨雾雨丝中的山若隐若现，美得惊人。米芾画

过，石涛画过，黄宾虹画过。这一刻，人们还没醒来的时候，这个寂静的画面是我的。

太阳升起了，街那边又传来了喧闹。养生大军和游客们又涌进了，地上的红纸屑还没扫净，又被新的红纸覆盖了。收拾画具，赶紧起身。回首那片山水，还是那样苍凉而美丽。它大概不在意人们的折腾——人来人往，都是过客。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百年后又是一番光景，只是那时候，还会有百岁老太太剥豆子吗？

我不知道，只知道，我们这代人做不了那样的老人了，她那种与时间和平共处的样子，大概是再也见不到了。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悖论：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想活得更久，却比任何时候都对生命更加迷茫。找到了长寿之乡，却弄丢了长寿的人，买到了最好的空气，再去污染它，最讽刺的是，我们的到来，把那份寂静永远地赶走了。

车开出很远，还能听到不停顿的隆隆的鞭炮声，一阵又一阵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灯下漫笔

落花有声

[合肥]许冬林

许多年前，我甚喜欢唐人无名氏的两句词：“一庭红扑簌，万树绿低迷”。我曾经用“一庭红扑簌”做过我的新浪博客名，我喜欢的是，落花落得这样铿锵有声。我们寻常对春暮的印象，总是残红满地，飘零的花瓣不论随了风，还是随了水，都是那么渺渺地不可追，美越来越轻，成为惘然。可是，“一庭红扑簌”里，我看见了极隆重的告别，仿佛有“当”的一声，是饱含水分的花朵，在消亡前从它柔嫩的细胞里溅出金石之音来。

后来，有一年春天，在一座山间老宅里，我见到了“一庭红扑簌”的景致。一株极高的茶花，树下猩红的花朵落了一地，像是还在呼叫着的心脏。这些花冠厚实的花朵，在坠落的过程中，像是把斜风细雨也扯直了。这春天退场的姿势，不是逃之夭夭，而是鸣锣收兵，撤退也撤得威武，撤得大气磅礴。

“一庭红扑簌”，含着精神重量的花朵在坠落，它们一边落着，一边慷慨陈词。这样扑簌有声的凋谢，要配上花砖，配上石头，配上石栏杆……方能稳稳承载这凋谢的重量。

在荒僻的山野，那些桃花和杏花初开起来像失火，春风助势，它们很快就耗尽了体内的颜料和力气。我常常站在高

处远看，它们一日、一日地，色彩渐淡渐无，像一片彤云在天空的流散。花落尽了，枝柯间陡地空旷起来，阳光肥肥填补进来。不几日，光又被新叶攻城略地吞了。风起时，是一树喜喳喳的新绿。回想那花开花落，已经远得像梦，那般不真实——其实才一周左右。

花的一世不过几天。

那时，在我并不宏阔的认知里，我以为春天的凋落，是高浓度的色彩被兑了时间的水，分分秒秒地稀释着，寂静无声地失去姹紫嫣红，无可挽回地面对流逝。

却没想到，光阴流逝的步伐里，还有“一庭红扑簌”的那种决绝和庄严。

四月，我去成都，去了杜甫草堂。我看见有几朵极艳丽的凌霄花落在清澈的浣花溪水上，真是一幅极哀艳的落英图。

我在浣花溪边徘徊，心想杜甫当年走的道路旁应该也植有凌霄，它的花那么艳，又爬得那么高，似乎能替人登高望远寄托壮怀。杜甫的壮怀里，有庇护寒士和苍生的万间广厦，也有家国江山。

我想，杜甫一定听到了此间的落花声，那橘红色的凌霄花一定是在唐朝时坠落的。它的坠落，在浣花溪上溅起一个朝代的回声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